

自上周起,我的脖子就疼得厉害。一颗脑袋都往左边歪,走在路上,便成了一颗歪脖子树。最初是疑心落枕的缘故,但落枕的疼,不似这样——仿佛肌肉都断裂了似的。后来猜想,应该是躺在床上玩手机——脑袋靠在床头上,骨头就渐渐地歪了。

脖子疼了一周,也不见好转。但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让我浮想联翩——妖怪飞头蛮与落枕的关系。飞头蛮是起源于中国的妖怪,在《山海经》上有记载。后来传至日本,成为百鬼夜行里的一员。飞头蛮夜晚出行,往往在中夜里出现在街道上,以吓唬人为乐趣,但并不去伤害人,总得来说并不算是妖怪。

成为飞头蛮,自己并不会知道的——夜晚,脑袋有了自己的意识,成为独立体。但它不能离开身体太远,或者太久,不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样的妖怪,我疑心和落枕有关。因为人落枕之后,第二天起来,脑袋简直就像是要掉下来,非常痛苦。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脑袋是否在夜里飞离了身体,出去吓唬人了。

要证明这点,其实不容易,好在我在《枕头小史》一书里,找到了间接的证据。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时起,枕头已经出现了。在出土的文物中,也已经有石枕。这块石枕,是长形,方体,中间微凹,与现代的枕头相差无几。有枕头的出现,说明落枕的可能性。古时候,科学水平不高,人们容易把自己不理解的事物灵体化。睡不好很是痛苦,所以出现了飞头蛮。

其实,与枕头相关的妖怪还有很多,比如说枕中蛇。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便讲了一个枕中蛇的故事,说一地方官员夜晚睡觉,第二天起来便觉得脖子隐隐发痛,头昏脑涨,脖颈处久,不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样的妖怪,我疑心和落枕有关。因为人落枕之后,第二天起来,脑袋简直就像是要掉下来,非常痛苦。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脑袋是否在夜里飞离了身体,出去吓唬人了。

从小生活的中州新村,是位于四川北路和武进路之间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路,长约百余米,宽约二三十米,这也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足球场”。

小伙伴都是踢足球的高手。我年龄比他们小,在他们早已经是“弄堂足球队”主力队员时,我还只是偶尔能上场的“台阶级队员”,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台阶上看别人踢。

说到这支足球队,还必须要提一下同时是我们这支民间足球队和官方足球队——中州路一小足球队的主力门将顾树海,外号“皮大王”,与我的二个年龄相差两岁的姐姐先后当过同班同学。他敢生吞蟋蟀、蚂蚱等小昆虫,敢学卖狗皮膏药的老山东“单掌劈砖”“板凳砸头”等绝技而不怕脑袋开花手掌骨折,还敢在教室门上挂扫帚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敢欺负女同学,而且如果有谁欺负班上女同学,他还会拔拳相助。因为他在学习上先后得到过我大姐和二姐的帮助,所以他常常指点我“守门要领”。“最要紧的是不怕痛不怕死。”他一边说,一边卷起袖子裤管,并指着自己的额头,用不知是踢球还是打架留下的伤疤对我“现身说法”。当然他也不会忘技术指导:“看到人家打门,别瞎扑,要看他的脚,看准他踢的方向再扑。”

在顾树海的指点下,我虽然没有达到“不怕痛不怕死”的境界,但也渐渐掌握了“看准方向再扑”的要领,守门技术大有提高,上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一次,我读书的中州路二小足球队与顾树海读书的中州路一小足球队比赛。对手水平明显高于我们,尽管他们顾树海等主力队员都在场边当观众而未上场,但还是上半场就灌了我们三个球。下半场,我们的教练冯老师换下首发门将让我上场。临上场时,顾树海也不管他人会怎样想,大大咧咧地对我说:“不要紧张,我们学校结棍的都没有上场。”我“受命于危难之时”,左挡右扑,终于力保大门不失。虽然0比3的比分没有变,但是赛后中州路一小的教练陆振达老师指着,对我们的教练说,如果上半场就让这个同学守门,你们大概不会输,至少不会输三个球的。哈哈,看来陆老师不知道我居然是“师承”他的一号门将。大名鼎鼎的皮大王顾树海的。二三十年后,我在虹口区教育学院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语文教学研讨会,遇到时任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的陆振达老师。师生重逢,交谈甚欢。陆老师大概早就忘了当年对我守门技术的表扬,但是我还记得。

后来,因为小学毕业没有考取初中,加上多年在六年级“原地踏步”成了“超龄学生”,顾树海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戴着大红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顾树海从小失去父爱,由母亲拉扯长大,离开上海那一天,打架踢球头破血流从来不掉眼泪的顾树海哭了。再后来,他家搬迁,他母亲和两个姐姐都离开了中州路,我也就一直没有再碰到过他。去年电视里转播新疆足球队的比赛实况,我眼前挥之不去的是当年顾树海“不怕痛不怕死”的守门英姿。

有声响,拿灯一瞧,正是枕头张着蛇口。官员吓得两股战战,到书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便把枕头烧掉,自此,病状也就消失了。很久之后,有文友拜访他,官员方从朋友口中得知,这就是枕中蛇。

还有一种妖怪是食枕怪,见于《鬼董》一书,此书作者也是宋朝人,名字已失。食枕怪,顾名思义,就是以吃枕头为生,常常躲在屏风后面。他如小儿状,身手极其灵活,喜欢在夜里活动。江东文人谢君家里曾经出现过一只,因家里的枕头常常消失——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明还枕着,第二天却发现自己枕头消失得无影无踪,自己也得了落枕的毛病,痛不欲生。

起初,谢君以为是爱妾与他开玩笑,或是妻子心中有妒,故意把枕头藏起来,不让他在他爱房里过夜。但后来发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一天夜里,他迷迷糊糊之中,忽见一绿身小儿,蹑手蹑脚前来抽去他头下的枕头。朦胧中,见那绿身小儿正在吃枕头,吃得“咔嚓有声”,起初以为是梦。第二天醒来,却赫然发现枕头不见了。谢君以为是怪事,

与人讲,别人说他家里住了个“食枕怪”。

古代的枕头,向来是有乾坤的。如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等故事,便已经揭示了枕头是现实与虚幻的枢纽。所以,枕头里有如此多怪异之事发生,也不足为怪。

近日奥兰多发生枪击案,涉及那么多无辜生命,震惊世界。曾经,恐怖袭击对我说是新闻上的词汇,离现实生活很远,但去年的欧洲让我感到恐袭很近,要提高警觉。

去年11月13日当晚。我们旅行团刚抵达德国和法国交界的德国城市特里尔。而根据计划的行程,将于第二天上午出发,中午抵达巴黎。凌晨2点,充电的手机一再响起。被闹醒以后接听,是家中打来。焦急万分地询问:是否已经抵达巴黎,巴黎已经发生了十分惨烈的恐怖袭击事件……国内新闻已经全面报道!接到电话即跑向导游的房间,想把情况与导游沟通一下。却不知导游房间已灯火通明,有几位驴友也一脸严肃地坐在他那里,他已经接到旅行社电话,说驴友家属纷纷去电,询问亲人下落,还有家属打电话时已经泣不成声,那种担忧之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导游彻夜未眠,眼睛熬得通红,不断联系旅行社和巴黎前方,想得到边境是否正式关闭的确切

信息。几乎所有的驴友都起床了,打开电视机,尽管语言不通,也要从那一个个血腥而惨烈的画面中得到更多信息。从中得知: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共和国广场和巴塔克兰剧院等7处地点遭遇恐怖袭击。其中最为残忍的是在巴塔克兰剧院,袭击者手持AK-47步枪,向被劫

持的人质疯狂扫射约十分钟……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得到信息:从卢森堡入法国国境没有什么问题。大巴这才从卢森堡朝着巴黎的方向飞驰而去。傍晚抵达巴黎,我们所居住的第5街区,距离发生恐袭事件的第10和11街区并不远,也就4公里左右,此时离开恐袭发生还不到24小时,夜色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时而却能够听到警车呼啸而过。因为是深夜,甚至让我感觉到此时的巴黎城一片萧瑟。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恐怖组织是这个世上最邪恶的组织,他们所仇视并欲以消灭的,就是人所最珍惜的生命;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切了,真切到本来觉着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有时或许并不那么遥远。

第二天,虽然知道许多景点并

不开,旅行社还是同意我们到主要景点去看看。出门的一刹那,看得出,年轻导游还是有点急了,脸涨得通红,嘶哑着声音语重心长:“各位老少爷们,现如今是特殊时期,出门一定要多长心眼啊!一旦听到什么异常响动,甭管是啥,先给我趴下,跟其他任何东西比,咱们的人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

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主要景区处处可以看到穿藏青制服的警察和穿草绿色军装,戴贝雷帽的军人,荷枪实弹,高度警觉。而当我看到香榭丽舍大街近凯旋门街边堆放着的,市民祭奠这次恐袭事件中无辜死难者的鲜花,蜡烛,字条等等,我的心真的抽紧了,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前天,他们还笑对着人世,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呢!心底里顿时涌起的有两个感觉: